

夜游双江

◎李扬

轮船推开江面,缓缓前行。我们一行5人,乘着游船,从嘉陵江出发,奔向朝天门,去和长江会合。近观江水交汇,饱览两岸夜景。一天前,我还在相距3000公里的东北,好像眨眼间就来到重庆,感受着从春寒料峭到春意盎然,仿佛时空静静变换,只为轻轻融入这夜色。

据说重庆的四大特色是山、水、雾、灯,当晚并没有雾气,这让另外三个特色更加鲜明。美丽的嘉陵江碧波荡漾,好像能净化快要生锈的灵魂,追忆流水一般消逝的年华。我们登上船顶,视野一片开阔,运载数百人的船上喧嚣热闹,但和夜景奇观相比,又顿觉渺小。

山城重庆的高楼雄峰矗立,在拥挤中露出山脚,挺出山的腰,抬出山的头。两岸的山峰如此丰满,而高楼的明灯更让它增添了羽翼,闪亮的羽翼扑飞,让这夜空如此充实。想来只有这绵延起伏的城,才配得上这流光溢彩的灯,灯光是点亮夜空的笔,是闪耀江水的星。

朋友感叹,倘若李白见此景,恐不会吟唱“轻舟已过万重山”的佳句。诚然,唐代的小船在两岸悬崖峭壁的映衬下,穿过连绵不绝的万重山峦才有那种心境。如今的游船不是轻舟,而是像几十层的高楼醉卧江面,岸边的琼楼玉宇只会勾人缓步而行。诗仙面对此景定会激发灵窍而构思佳句,可惜诗句是诗人独有的妙语,又无法和李白心意互通,只能以打油诗自娱。“山峰若云天际连,江波盈光银河暗。灯火摇曳醉星辰,仙境玉景落人间。”

在这瑰丽的画卷上,江面游船穿梭,游动的光辉勾勒着亮丽的线条,跨江大桥、大剧院、科技馆、南滨路都只是闪烁的墨影,只有洪崖洞才是那点睛之笔。洪崖洞以巴渝特色的“吊脚楼”为主体,依山就势,沿江而建,白天远望时已觉震撼,哪知道夜晚在江上远眺,她竟幻化出完全不同的韵味。山和楼层层交融,映射出重重叠叠的灯光,让独特的建筑金碧辉煌,犹如一整块和田玉,若能用手叩击,想必会清脆作响。欣赏美景要与心境互通,而在江面远眺洪崖洞,会让人忘却自我的心绪,此时此刻,只想感受她的美妙绝伦,让自己随之清幽超凡。

长江和嘉陵江交汇于朝天门,这里被称为长江上的“黄金水段”。可惜在夜色中,看不清碧绿的嘉陵江水与褐黄色的长江水如何清浊分明,只能想象长江与嘉陵江汇合后,声涛更加浩荡,经三峡入东海。此处,山水相依,两江环抱,两岸山峰耸立了千百万年,两江交汇冲击了千百万年,仿佛激荡出历史的振奋声响,听见战争逼进下进发的巴蜀怒吼,听见民族危亡时川军的忠魂绝响。

夜风微凉,游船返航,身体疲惫却无遗憾。我意犹未尽,与山、水、灯的交融渐渐远离,再一回头,那对岸的山峰,跃动的江水,奇幻的夜色,却是回忆中的梦,梦一般的回忆。

◎暴晓辉 任哲峰

常常听老一辈农人讲背包下乡的事。过去,农人时常背着一个挎包走村入户,包里装着存单、借条、算盘等工作所需物件,走到哪儿,存单就攥到哪儿,贷款就放到哪儿。这就是他们所说的“背包”精神。

因为经常走村入户,他们对每一户的家庭人口、收入来源等情况一清二楚,他们和村民们就像是一家人。老农人常常教导我们要向他们学习,然而我却自以为然。都进入互联网金融时代了,那样原始的工作方式效率未免太低下。然而,偶然发生的一件事却彻底改变了我的看法。

某日,快要下班的时候,我发现柜台旁遗落了一张存单,这是一位大妈刚办理的转存业务存单,通过翻看开户凭条知道大妈住在庄里村,离信用社并不远。想到大妈找不到存单肯定十分着急,我决定将存单送到大妈手上。于是下班后,我骑着自行车晃悠悠地向庄里村出发了。

大妈的家并不难找,然而眼前出现的一幕却让我心疼。瘦弱的大妈正背着一袋六七十斤重的稻谷,颤巍巍

◎陈秀丹

紫云英在老家也被叫做草籽花,是生命力很强的一种草本植物。它的花形特别像“宝莲灯”,蝶状的花冠,瘦弱的茎,小小的叶,因此我也常常称呼它为“宝莲灯花”。只要宝莲灯大放异彩,无论哪路妖魔鬼怪,都会被震慑称服,束手就擒。紫云英虽然没有宝莲灯这无边的法力,但它的美足以让人垂涎。

小时候,每到春天,家附近的田野里,开满了放肆、张扬的紫云英,汇成一片片紫色花海。天真无邪的小女孩,立于草丛,沉浸其中,久久不愿离开。由于新家造好了,我跟随父母搬去闹市区,从那以后,我再也没有见过这“宝莲灯花”。

今年的春天来得很晚,3月来了好久,迎春花才星星点点。我多么盼望来一夜春雨,催开花苞,万蕊千丝,蜂



◎高光锋

如今生活水平提高了,厨房也早已变了样,而我家还保留着烧柴火的老灶台。看到它,我耳畔便响起那“鼓当当”音乐般的声音,演绎着耕读传家、勤俭持家、孝悌仁爱的家风。炊烟升起的地方才是家。40年来,我家搬了4次,每搬一次家,娘总是请人垒上大灶,支起大锅。于是,这灶台也就亲历并见证了40年来的人世悲欢和时代变迁。

我听说,家里的第一个灶台,实际上还不是灶台。奶奶说,那时,在院子的某个角落里,用几块砖围成圆形,把铁锅放在上面,就是一家人烟火饮食之所了。每到做饭的时候,奶奶跪在地上,用嘴吹着,点燃柴火,经常被冒起的黑烟呛得咳嗽不停,呛出眼泪。那样的灶是配不上风箱的,“鼓当当”的音乐还没有响起在我的院子里。如果赶上阴雨天,找不到干燥的柴火,做饭就会成问题。

第二个灶台是在一间乌黑的小屋里,乌黑的墙,乌黑的梁,乌黑的梁上挂着乌黑的干粮篮子,在乌黑的干粮篮子的下方建着一个土灶台,土坯垒成,锅沿周围被用抹布抹得黝黑锃亮,灶门的烟熏却积得很厚。那灶台的烟道是连着土炕的,做饭时烧的柴

重拾“背包”精神

地往家里搬。她的步履蹒跚而又艰难,似乎每走一步都有跌倒的风险,我的眼睛不由湿润了。这不正像我的母亲吗?辛苦操劳一辈子,到晚年还想着用单薄的身子为家庭添砖加瓦。一时间,身体的每个细胞似乎都在呼唤着我,我赶紧冲上前去为大妈搬起了稻谷。虽然沉甸甸的稻谷将我的肩压得挺不起来,可是想着“母亲”那么多年的苦和累,我默默地咬紧牙关,坚持了下来。

终于搬完了,气喘吁吁的我赶紧将存单递到了大妈的手上。“太好了,要是找不到,可就麻烦了。”望着失而复得的存单,大妈高兴极了。“太感谢你了,不仅给我送存单,还给我干活儿,肯定把你这细皮嫩肉的小伙子累坏了。”大妈慈祥的脸上写满了感动。“没事儿,我也是农村长大的。再说,信用社是咱老百姓自己的银行,我给自己人做点儿事儿又算啥呢?您儿子不在家,有什么困难都可以找我们。”暖心的话让大妈笑开了花。“哈哈,我和你们农信社可是老交情啦。”于是,大妈不无感慨地向我讲起了她

又见紫云英

飞蝶闹。看着没有颜色的房间,按捺不住我孩提般的内心,一到周末,便约上三五好友出去玩,探寻春天的消息。每次出去,我常常采回一些花瓣,嫩叶夹在书里,等待明年春天的到来,悄悄翻开那一页,伴随着书香,回忆金色的时光。

这次和朋友去通济湖游玩,偶遇一片美丽的紫云英,依旧那么张扬、放肆,容不下其他植物。我忍不住马上下车,拥抱着这片紫色海洋。脱离农村太久,我似乎只会用相机傻傻地拍下这阳光下肆意生长的紫云英。朋友告诉我,还可以用紫云英做花环呢。我在想,这一朵朵独立的花朵怎能做花环呢?引得朋友不禁上下盘点我这个“城里人”,便随口道出了她小时候的经历。“记得小时候,我们放学后,几个贪玩的同学,总会在田埂里绕上一圈再回家。要是遇

到长满紫云英的田野,就会用嫩枝和数十朵紫云英编织成花环。”朋友一边寻找嫩枝丫,一边开心地说道。就这样,伴随着几声飞鸟鸣声,清悠悠的湖水,忘记城市里的喧嚣,我们在紫云英花海玩儿了一下午,我依旧不愿离开。最后,因为天色已晚,我们只能驱车离开,而我采了一朵紫云英来慰藉我依依不舍的心灵。

我对紫云英的喜爱,还不只是因为它无意争春,默默无闻地扎根成长,更在于它那朴实、崇高的情怀。小时候,妈妈告诉我,这是猪最爱吃的食物,也是上好的有机肥料,用它作为基肥肥沃的农田绝没有板结的副作用。所以一直以来,也深受农民伯伯的欢迎。不需要人们太多的侍弄,却能够无私奉献,对于在银行工作的我,这种精神不正值得我们每一位农人认真学习吗?

偶然翻开那本书,我又看到了那朵紫云英。这一次,我在纸上写下小小的心愿,将纸条和那朵夹在书里的紫云英一起放入了许愿瓶,抛进了家门前的浦阳江,让它随波而去。紫云英再美,夹在书中,那丝清香便只能沉寂。我索性放任其自由,让它快乐。朋友问我,既然有缘拥有,为何又让其流走?或许那原本就不属于自己,万事万物,何尝不是抓得越紧,失去得越快?

4月初的一天,我又去了通济湖,寻找那片紫云英。然而,这一次我也找不到了,那永不能复制的童真也在不小心中遗漏了。我深深地吸了一口气,回味着湿湿的泥土味,闭上眼睛,恍然间觉得自己成了那一望无际田埂里,一朵颤巍巍的紫云英。

火所产生的热量和烟雾就进入土炕,在炕洞里循环一周,再由烟囱排到屋外。在冬季,柴火的余热可烧热大炕,起到取暖驱寒的效果。在灶台和炕头的连接处,有个灯台,是一条横着的长而平整的土台。我就是扶着灯台牙牙学语,蹒跚学步。我跪在炕上,扒着灯台,看着奶奶和娘烧火做饭,家的温馨深深印在脑海里;生活的辛酸和变迁也悄悄地浸染着我幼小的心灵。

在上世纪80年代初期,爹娘看着一天天渐渐长大的两个儿子,就在后院盖起了6间砖房。这时的灶台在干净漂亮的西配房里,用崭新的红砖砌成,旁边配着一个大风箱。这时候,做饭主要用蜂窝煤炉子,只有想在大锅做饭时,才能又见到炊烟升起。比如,蒸干粮、烙饼、煮饺子等。尤其过年时,炖鸡、煮肉,大备干粮,大年三十晚上吃的饺子,都是在这大锅里煮的。一口大锅,一家人其乐融融,“品味着舌尖上的年味儿”,一片兴旺的日子。在今天亲人次第离去的日子里,常常让我回味得激动不已,又常常伤感得涕泪涟涟。

我记忆中的第四个灶台,是2000年的时候,父母又盖了两处房子,每处新房中,当然都有一个灶台,这是

和农信社的故事。原来,大妈从上世纪60年代起,就开始在农信社存钱,是农信社的老客户。过去,老一辈农人经常下乡揽储,空闲时,农人与乡亲们谈天说地互拉家常。农忙时,农人与乡亲们一起劳作,同吃同住。那时,农信社的工作人员经常在大妈家讨碗水喝,大妈存款只会到农信社,贷款也只找农信社,因为她觉得农人是自家亲人。然而随着新老更替,村子里越来越难见到农人的身影了。虽然柜台上的工作人员年轻、热情、服务好、素质高,可总是让人感觉少了点儿什么。“现在我知道了,农信社还是将我们当作自己人,农信社还是我们自己的银行,我不但要所有的存款转到农信社,还要招呼左邻右舍过来存钱。”临行时,大妈握着我的手激动地说,并嘱咐我有空一定常到村里走走。

走在乡村的小道上,回想起大妈的话和故事,我不禁重新思考起“背包”精神的新时代内涵。近年来,农信社致力于打造现代化银行以提升企业形象,在标杆网点建设和电子银行营

销上投入了大量的人力、物力。随着市场竞争的加剧,各大银行纷纷将触角向农村延伸,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,我们农村信用社怎么能占有一席之地呢?相对于其他大型商业银行,论设施、产品、队伍,我们仍有差距,而我们最大的优势就在于点多面广、人熟地熟。所以,作为一家扎根“三农”的机构,只有将根深深地扎进“三农”这块沃土,我们农信社才能茁壮成长。而一味地想着“洗脚进城”,我们或将失去赖以生存的基础。

为此,我们新一代农人依然要重拾“背包”精神。重拾“背包”精神并没有我们想象得那么困难,它需要的只是我们真心诚意地走进群众,或许只是一次力所能及的排忧解难,或许只是一件贴心的小礼品,或许只是一声发自内心的关怀。它存在于我们坚守“三农”这块阵地的决心,存在于我们用心服务农村客户的诚意,存在于我们视群众为亲人的爱心。唯有如此,竞争越激烈,我们同群众的联系就越紧密,服务“三农”主力军的地位就越巩固,我们农信事业就会越来越辉煌。

谷雨的雨

◎程振洋

谷雨时节的雨
洒落在
繁花芬芳的四月
随布谷鸟的歌声
浸湿了乡间的土地
润绿了杨柳新枝

徘徊在桃花林下
蜿蜒的小路
仰脸淋着丝丝细雨
又低头寻觅
你我走过的足迹

爱恨芳心,狂放铁血
仍怀抱一席春梦
追寻深幽千古
一潭清深的往昔

紫燕穿梭于云间
牛羊慢行林草间
品嚼嫩草尖上的雨滴
望着飞落花中的候鸟
我问,在这人间四月天
远行天涯多年
为何不捎来点点讯息



老妈喊我回家吃饭

◎张飞翔

“儿子,明天晚上回家吃饭吗?都几个星期没回来了,今晚你弟和弟妹带着你大侄子回家,你回来,咱一家人一起聚聚啊。”电话一接通,老妈就喊我回家吃饭。

“好啊……但是,我看看吧,明天晚上如果有时间就回去。”刚想答应,我却不禁又犹豫了。

“你看这孩子,又是这句,就没个痛快话。”老妈嚷道。

“单位这两天要开大会,晚上得加班准备资料。”我忙解释道。

“好,知道你忙。那要是能回就早点儿回来啊。”老妈也是习惯了这样的回答,理解中又带着不甘,再次叮嘱道。

“好嘞,妈,知道了。”我放下电话,看着桌子上一摞摞的材料和文件,回想起老妈的话,不禁陷入沉思。

进入农商银行,是大学毕业后,我幸运地顺利考进银行,对于都是农民的父母来说,这无疑莫大的幸福。有人问起她大儿子在哪儿上班,她总是一脸自豪地回答:“农商银行,额东农商银行。”然后别人便夸赞:“那可是好单位啊。”这句话便恰好挠到了她的“痒处”,“虚荣心”得到了莫大的满足,偏又故作镇定地淡然道:“还行吧。”殊不知心底早就乐开了花。

但是这几年来,随着我工作的深入,跟他们的交流也大多是关于工作的琐碎事和单位的点点滴滴,他们也越来越关心额东农商银行的一切,从最初的知之甚少,到愈发了解,再到愈发认同。

一天,大约晚上10点钟了,一向很少主动跟我联系的父亲忽然给我打来了电话,我不禁心里一紧,不知出了什么事情,急忙接起电话。电话那头的父亲却不急不忙地说:“飞翔啊,我刚从你们总行路过,你们总行楼顶‘额东农商银行’牌子的‘商’字上半部分

LED灯好像是坏了吧,一闪一闪的,多不好看。你现在不是在办公室吗?这是你们部门负责的事儿吧?”听罢我愣了几秒钟,然后会心一笑。

电话再次响起,找回了我的思路,原来是老妈的电话又打来了。“妈,您别催我了。明晚要是有时间,我一定回去。”怕她再絮叨,没等她说话,我先发制人。

“谁催你了?”老妈故意满口不屑的口气,然后又不自觉地转变了语气,“打电话就是跟你说,知道你工作忙,要是真顾不上,明晚就别回来了,别为难,安心工作吧。过两天忙完了再回来。这几天要突然降温,注意穿厚点儿,别死要面子活受罪,穿那么单薄,这个季节容易感冒。还有,加班也得先吃饭。”听着老妈的絮叨,多年未曾流泪的我突然鼻子一酸,眼内一阵湿润,随之而来的,是心底油然而起的一阵暖流。

大学毕业以后,便从家里搬出来住了。行里前进的步子越来越快,工作也越来越忙,虽离家不是太远,但回家的次数却越来越少。自以为在拼搏事业,却忽略了父母正渐渐老去,也愈发流露出对儿女的眷恋。他们不懂得什么是“撸起袖子加油干”,也不求儿女做出多轰烈的事业,却只是知道,额东农商银行似乎成了儿子的另一个家。儿子在这个家里发展好,他们就都很欣慰。家人对农金事业的认同,对我工作的支持,一直是我全力以赴干工作的坚实后盾。

“喂,妈。”我揉了揉有点儿发酸的鼻子,放松了嗓音,“等这两天行里忙完了,周末我带着对象,一起回家吃饭。”

“真的?太好了,就这么说定了!”从老妈激动的语气中,我仿佛看到她舒展的眉头和舒心的笑容。



甜蜜的劳动 申亚伟/摄影